



现实中的儒学与宗教关系有关问题的思考（邹昌林）

(2006-11-2 14:48:08)

作者：邹昌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 邹昌林

一

中国文化的走向，从20世纪80年代那场“文化热”之后，继承“五四”余绪的“激进主义”文化思潮——即以否定批判传统为基调的文化思潮，基本走向了尾声。从90年代开始，以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思潮——即被某些学者命之为“保守主义”的文化思潮，从此开始成为主流。这种文化思潮的转向，有着深刻的多方面原因。我们无意去做这种方方面面的探讨，只是认为，除了大家所公认的改革开放、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是这种转变的动因之外，其中也含有梁启超所说的“以复古为解放”<sup>1</sup>的味道。这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然要走的一步，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偷火者普罗密修斯一样，自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赶走列强，推翻腐败落后的封建统治，追求中国的强大和发展，他们也扮演着从西方偷取真理之火的角色，燃起了推翻旧世界的燎原大火。经过了一百多年，这场燎原之火总算把旧世界的荒芜清除掉了，需要重新播种了。但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外来籽种的引入，并没有结出我们需要的果实，它不是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就是导致了另一种荒芜，把原来物种的一点生存空间也快挤没了。于是，是坚持生搬硬套，再这样重复下去，直至走向死路，还是改弦易辙，更多地与本土文化嫁接在一起，以本土文化为基础，来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就成了无法回避的要害问题。用西方的概念来讲，这就是文化走向的“合法性”问题。而用中国传统的话语讲，就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性”问题。这种“合法性”或“正统性”，并非是几年或几十年甚至百余年的权与计所能产生，而是经过了从上古社会直至今日，几千年传统的产物，不然就不称其为中国文化了。当我们还只是破坏者的时候，它或许并不重要。但我们今天，早已不是以破坏为主，而是以建设为主了。我们早已不是“山大王”，而是泱泱大国的主宰者了。因此，我们的生存条件离不开中国的主流社会，离不开形成这种主流社会的土壤。这正是我们不能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必须恢复和继承传统，“以复古为解放”的根源。因为只有通过“复古”，才能上续文化发展理路，实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统合法地位。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实现圣人所说的“王中国”，最终“王天下”的经世致用之道。而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最终离不开儒家传统的根本原因。所以，近二、三十年来，我们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不久，却已再无人敢说，儒学作为思想体系已经解体，已经没有实用价值，不过是历史的陈迹，仅供人凭吊而已了。因为它作为主流正统意识，又逐渐重新为全民所认同。

二

当然，文化思潮的大转向，往往是以深刻的危机感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危机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就象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子蜂起，统一的礼乐文化出现了《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一样，从汉代“独尊儒术”而逐渐形成的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传统，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连续发展，到近代，又发生了一次更深刻的变化，即“儒学为世界裂”。这里所说的“世界”是指西方世界。也就是说，“儒学为西方裂”。而所谓“西方裂”，则是指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传统，已经被西方的价值观念系统、学术概念系统冲击得七零八落、四分五裂。这对于一个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民族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正是因此，使整个民族出现了价值取向上的危机感，整个学术界出现了学理系统的危机感。于是因应这种危机和挑战，就成了整个学术界，乃至整个民族的共同使命。这种现象也说明，一个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民族或国家，为了给这种复兴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也必然更趋向于本身固有的文化和传统。

我们不会忘记前辈学者王国维的悲剧。当他采用西学——即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概念来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就出现了“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的深刻吊诡。为了追求其“可信”，不得不采用自诩为科学的西

方学理概念系统。而为了维护自己的“可爱”，又不能不与这种概念或观念系统导致的抗争。正是这种情感与理智无法调和的矛盾，导致了他生命的终结。王国维的这种困境，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来说，至今仍是一个难题。正像业师余敦康先生所指出的：“这种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在现代的中国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感到的困惑关键在于找不到一套诠释系统，形成某种确定的看法，把零碎短钉的专业知识提升到文化自觉的理论高度。”<sup>1</sup>而现实，又给予这种愿望以更大的推力。因为老一辈人，尽管对西学诠释下的传统文化知其“不可信”，但毕竟还能从内心深处“觉其可爱”，这是中国文化的根不能泯灭的基础。但是，生活在当代的人，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年青人就不同了，在现代教育方式、生活方式，尤其是无孔不入的传媒方式的影响下，他们从小接受的都是西方化了的知识概念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而对于传统，则近乎一张白纸。所以，对他们来说，“可信”就是“可爱”，不能令其“可信”，也就无爱可言。因此，他们对于传统，必须通过西方的知识概念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的诠释，才能理解和接受，这就是某些学者所说的“反向格义”。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种诠释，使生活在今天的人对传统文化觉其“可信”、“可爱”，中国文化就有断根的危险。正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最近在《联合早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国人应理性看待中国复兴》中所说的：“中国没有文化的崛起。经济的崛起既没有带来文化上的复兴，更没有造就一种新文化，传统文化正在加速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尽管有人在提倡学习《论语》、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但是没有人会相信，这类努力能够真正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复兴了。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文化传统的文明了。”（《参攷消习》2006年7月12日）当然，是否如郑文所说如此严重，且当别论，但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感，导致近些年来，整个学术界出现文化自觉，甚至“中体”自觉的趋势。从而才第一次至少从外在表现形式或曰从人们的愿望上，扭转了从近代以来主体趋于颓势的倾向。

### 三

那么，应怎样来化解这种文化断根的危机，使其化险为夷呢？于是，这就成了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关心的一个中心课题，各方面的关注都集中到这方面来了。不同的理解及其引出的做法也出现了。比如，进行从小的儿童读经试验；主张将儒学改造为宗教，以维护其价值信仰；在儒教操作系统缺失或失衡的情况下，主张用佛教的信仰系统来取代儒教的正统地位；主张把儒学教育正式纳入现代学校的教育系统，如举办国学院，进行国学教育的试验；主张恢复传统的礼仪操作系统，如祭孔、祭黄陵、祭祖等；特别是海外、港台地区用民间宗教来宏扬儒家伦理，几乎成了一种主流倾向，等等。总之，应怎样来理解和把握这种林林丛丛的现象，使其合理、健康、持续，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而不重蹈以往“可信”与“可爱”的矛盾呢？笔者以为，首先要做好的，还是正本清源的工作。即不但要清算以往的种种错误，而且要有一大批学者，不受外在浮躁之风的影响，沉下心来，作深入细致的探源性研究。也就是说，采用西方的学理概念和方法（主要是那种冷峻的科学方法），从新从源头把中国文化自身固有的方方面面内容及其发展理路搞清楚，从而使其内在的价值系统顺畅，不再被扭曲，即使其方法与导致的结论，从新统一到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观念系统上来，使其重新变得既“可爱”又“可信”。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找到信心。在这样基础上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是我们真正需求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既不失主体精神，又不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有此前提，我们的具体做法才会收到实效，不流于盲目。社会的需要就是命令，不管我们的主观意志如何，中国文化的走向，必然以这样的方式打开局面，持续发展。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任何整合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内在发展理路，而这种理路是从其起源阶段就形成了的，以后的发展，不管变化有多大，总是或多或少地必须沿着这种发展理路前进，这正是文化发展必然具有民族性的原因。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更离不开这种自身的发展理路。所以，一到改朝换代，特别是社会制度或社会秩序发生重大变革时，人们总是要追溯其起源沿革，才能重新确定新的朝代或新的制度的合法性。这正如雅斯贝斯所说的：“真理存在于永不知晓的起源之中。从起源的高度来看，一切特殊事物都不过是起源的表现形式。”（《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307页，化夏出版社，1989。）虽然雅氏之论有他的局限性，即认为“起源”是“永不知晓”的。这种“永不知晓”，是因为他依据的是希腊、罗马那种跳跃发展起来的文明，故这仍有着西方文化中心观的影子。至于中国文化，是不能认为“起源”是“永不知晓”的。因为中国是一种完全自发的连续的文明，即原生道路的文明。虽然如此，但雅氏的论断是很正确的，即认为文化的内在本质的合理性，必须从其源头去把握。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一到关键时刻，总是特别重视寻根索源的原因。正是因此，所以笔者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这种需要和中国文化的这种发展方式，仅用一个“文化保守主义”是概括不了的，这里边还有着如梁启超所说的“以复古为解放”的更深层需要的内在动力。笔者二十多年来，也正是在这种内在需要的导引下，做了一点微末的工作。故仅就自己的体会，谈一点关于儒学与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在现实中的不同及其有关做法的意义。

研究宗教理论的学者都爱引证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sup>1</sup> 似乎认为这句话包含着适合一切民族、一切文化、一切文明的普遍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而笔者以为，这句话也还要作情境上的具体分析。显然，马克思的这句话，总体上是以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为依据的，它与中国从秦汉至近代的历史是不同的。因为中世纪的西方，正是以基督教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